

拾级大洞山

卢建村

踏进大洞山景区大门的那一刻，我的心中是有点忐忑的。没能赶在九九重阳节登临，我需要深深地对大洞山说声抱歉。

虽然我并未缺席大洞山的冬色，但万亩石榴园中的石榴树还是埋怨我来晚了，像是与我赌气一般，生气地将石榴籽都撒了出来，只留下几个破碎的石榴壳挂在枝头。茱萸园里的茱萸也像是和我耍起了小脾气，将满树的茱萸果都藏了起来，没给我留下一颗。只有道路两侧耸立的灵壁石，宛如站岗的哨兵，一成不变地欢迎着我。但它们似乎也感受到了大洞山的不悦，躲藏在树荫后面，不肯直面见我，只留下连接在地面底座上的文字与我沟通，将心里的美好隐匿地呈现出来。

但我却幸运地赶上了不一样的景色，既没有辜负石榴树殷切的期盼，也没有亏欠茱萸园真诚的遇见。多了几日冷风的吹拂，如同嗜酒的大洞山，似乎又比深秋时节多了几分醉意，呈现出无比娇艳的妩媚迎合着我，不好意思地羞红了脸。

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”。无论是埋葬楚王的狮子山、深藏汉墓的龟山，还是张山人放鹤的云龙山，项羽戏马的户部山，张良吹箫的子房山，皆因积淀的文化而闻名。361米的海拔高度，让大洞山成为徐州第一高山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去争辩；但若说起王

维，大洞山却是可以骄傲地昂起头的。

王维伟岸的身躯矗立于圣水湖西南侧，笔尖划过空气做成的纸帘，写下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的思念。王维的目光透过纸背，注视着西侧的满园茱萸。有了茱萸园的陪伴，王维似乎并不孤单，只是“遍插茱萸少一人”的思念，便成了中华文化意象的浪漫，诉不尽断肠游子的无奈与哀怨。乡思文化赋予王维的高度，便成了他人无法企及的海拔。

进入茱萸园，只有斑驳的叶子迎接我。与茱萸园相融的茱萸寺，路口皆为开放状态，与登山步道连通，寺内每个院落都可随意进出。

从茱萸寺向上便是登山步道，步道一侧装有护栏。起初步道十分平缓，宛如高山下的平湖，仅泛起微小的波浪；再往前，山峰突然变得挺拔，仿佛轮船的船舷从水面上耸立，宽宽的石阶如陡峭的登天梯，似摇摇晃晃地挂在山坡上。登上山坳之后，道路便顺着山脊拐弯，平缓地向上延伸，很少有台阶，让我误以为山坡并不陡峭。两侧山间弧形的凹陷处，铺满被雨水冲刷得光滑的石块，白白亮亮的，无树木遮掩，像是洒下的白月光。

登顶重阳亭，举目四望，远处风景一览无余。耸立的高楼像鸽子笼一样低矮，山间小路如同飘扬的丝带，满山的树木仿佛被染上了黄褐色的“头发”。

但闺女却表现得相当不屑，用稚嫩的声音说：“山上除了一个亭子，啥也没有。”我对她说：“你抬眼望去，远处烟雾缭绕中的起伏群山，在山下能用俯视的角度看到吗？”闺女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收起了轻视之心，看得认真起来。

微风吹过山坡，树叶便开启了快乐的旅程，在空中忽上忽下地翩翩起舞，像纷飞的纸飞机般撞落在树干上、跌进草丛中。调皮的风穿过重阳亭的缝隙吹拂着我的脸颊，转了个身，又从我的袖口溜走，奔向我身后的林海，轻轻压低它们的“头发”，形成起伏的波浪，装扮着山野，虽有“无边落木萧萧下”的景观，却无“不尽长江滚滚来”的壮阔。

下山时偶遇山楂林，满树红红的山楂宛如高挂的灯笼。游客们禁不住钻入林中，抓住树干随手一摇，山楂便如冰雹般落在地上，有的还砸在小朋友身上。闺女也高兴地加入其中，捡拾落在地上的山楂。苹果自由落地，那是独属于牛顿的灵感；如今山楂自由落地，我却是亲眼所见。

快乐时光总是短暂的，我一不小心就忘了时间。月亮似乎也知道我要离开，着急赶来送行。圆圆的月亮挂在树梢，洒下皎洁的月光，像是给石榴园披上一层薄薄的纱，只留下王维瘦长的身影，孤单地印在地上。他手中的笔，还在书写着永恒的文字。

父亲的旧书店

谭梓健

父亲决定关掉他的书店了。

消息传来时，我并不惊讶，那间藏在街角的“清风书店”，如今早已不同往日。在我小时候，家里拥有一家书店和拥有一家小卖部是一样受同学们追捧的。同学们会争相讨好你，只为能在你家的书店里读几本心爱的书。

我对父亲说周末赶回去，名义上是帮忙，心里知道，是想陪他走过书店这最后一段。

店里的空气，是旧书、灰尘和霉味混合的，一种沉静的气味。我闻得出来，店里已经许久没有购入过新书了。父亲踩着梯子，从最高的架子上取书。动作很慢，一本，再一本，像是从自己的身体里，小心翼翼地取出骨头。

记忆里的父亲，不是这样的。他曾是这方天地的君王。顾客找不到的书，他只需抬眼一扫，便能精准地从某个角落抽出来，带着魔术师般的得意。那时店里总有几个固定的老读者，一待就是一下午，他们不谈房价股价，也不讨论工作家庭，只谈李白杜甫，谈鲁迅的锋利，谈沈从文的温柔。父亲坐在他那张吱呀作响的老板椅上，泡一壶便宜的茉莉花茶，眼神明亮，仿佛拥有整个世界。

而时光终究是变了。读者变成了顾客，停留变成了扫码、付款、离开。明亮的灯光、咖啡的香气攻占了新的书店，父亲的这方天地，只剩下愈发沉重的寂静。他曾试图跟上时代，让我教他开通线上店铺。他戴着老花镜，粗大的手指在手机屏幕上笨拙地滑动，对着书名输入半天，最后打出一个错别字。那一刻，他脸上那种孩童般的无措，让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好。

“爸，算了。”我最终不忍，“太麻烦了。”他沉默地放下手机，良久，才喃喃道：“是啊，太麻烦了。”

那不是认命，而是一种深深的、无力挽留的疲惫。就像一个退役的运动员，即使他曾经获过再多冠军，也不可能再次站在田径场上和年轻的运动员们竞赛。

整理到最后，他从柜台底下翻出一个木箱，里面全是我的东西。小学时看的连环画，中学时读的古龙、金庸的武侠小说，大学时追捧过的残雪、汪

曾祺的书。每一本，都代表着我人生的一个阶段，也曾是他试图理解我、靠近我的航标。他一本本拿出来，用软布仔细擦去灰尘，再整齐地码进给我的纸箱里。

“都带走吧。”他笑了笑，“放在你那里，也算让它们有个归宿。”

我没有告诉他，其中的大部分书电子版早已存在我的阅读器里。当然，即使说了，父亲也不会原谅我抛弃他那些书的，所以我只是接过那个沉甸甸的箱子。

关门的那一刻，夕阳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又斜又长，投射在空荡荡的书架上。他没有回头，只是掏出那把熟悉的黄铜钥匙，“咔嚓”一声，锁住了满室的纸香。

他转过身，默默地把钥匙放进我的掌心。“走吧。”他说。

我跟在他身后，看着他有些佝偻的背影，不由得敬佩这位五十几岁的小老头，他曾倔强地守护一个即将消失的、安静、缓慢、允许人与纸张深深相爱的世界。如今，世界关门了，他成了一个被留下的读者。



小雪时节忆旧事

卢林洲

小时候，一入冬，我们兄弟三人便天天盼着下雪。只要见着雪花飘落，我们便欢喜得手舞足蹈，从前湾跑到后湾，一路欢呼：“下雪啦！下雪啦！”

那时候，我们并不知道“小雪”“大雪”原是两个节气。节气中的小雪、大雪，各自代表着一段时令的物候特征，是古人智慧的凝结；而天气中的小雪、大雪，则是指降雪的强度，是眼前的景象。

后来才渐渐明白：小雪时节意味着天气愈寒，初雪将至。这时的雪落到地上便化了，称为“湿雪”；有时又如米粒般簌簌落下，称作“米雪”；或是雨雪交织，淅淅沥沥，称为“雨夹雪”。虽已见雪，却还未到冰封千里、大雪盈门之时，故称“小雪”。

昨日读小金山一文，说“雪”字字形如雨打猪头，颇有几分诙谐；真正的雪，却是云中飘落的六角冰晶，晶莹剔透。据说，在放大镜下每一片雪花都是一幅独一无二的艺术杰作，连艺术家也自叹不如。

我不禁想起白居易那首诗《问刘十九》：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也想起那些与“雪”相关的词语：雪耻、雪恨、雪冤、伸雪、昭雪……仿佛雪能涤荡尘垢，还世间清白。又如“如汤沃雪”，形容事物消融之快；“雪泥鸿爪”，比喻往事留下的痕迹；“阳春白雪”，象征高雅纯净的艺术。难怪村里长辈爱为女儿取名“小雪”，既愿她纯洁如雪，也盼她带来“瑞雪兆丰年”的吉兆。

就连运动健儿也钟情于雪，借其松软又坚实的特质，制雪橇、踏滑板，在雪原上驰骋飞跃。科学家与文艺创作者亦然，以“雪”为名，赋予动植物与作品灵动的意象：雪菜、雪松、雪柳、雪豹，乃至“雪茄”“雪盲”，无不与雪相关。

记忆中，老家过去有一项农活叫“清山沟”。每到冬日，社员们便扛起锄头铁锹，上山清理沟渠，以免砂石落叶堵塞水道。每条山沟都连通着堰塘，为的是蓄住雨雪山泉，待来年灌溉农田。更令我怀念的，是小雪时节，村民们趁农闲集体出动，热火朝天修渠筑坝的场景。那些农谚至今仍萦绕耳边，“修渠筑坝，天旱不怕”“修好水渠筑好塘，年年丰收有保障”。

如今，每见小雪飘飘，我总盼着能再回一次故乡，再看一眼记忆中那万人齐动、兴修水利的盛景。若真能如愿，该是何等欣慰！